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八集
第三編

歷史小說

卷上

法宮秘史前編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法宮祕史前編卷上

第一回 商寫情書

話說一千六百六十年五月十幾。早上九點鐘。李洛阿地方。有三箇人。隨帶兩箇跟
叭。過橋。向市鎮而來。過往的人看見。有認得的。都舉帽行禮。說是公爺打獵回來。這
一羣人。騎了馬。從河邊上山坡的時候。有幾箇小孩子。追到最後的那匹馬。看見馬
頸上掛了幾隻鳥。很看不起這羣人。說是他們沒本事。臂鷹沒意思。內中有一箇問
公爺喜歡頑什麼。有什麼。何必一定打鳥。旁邊有一箇人答道。你還不曉得。公爺
沒常性。隨便頑什麼。就討厭什麼。那人聽了。聳聳肩。他的意思是說。這樣看來。與其
做箇公爺。倒不如做箇小百姓好。這些旁觀人走開了。公爺同着跟隨的人向前走。
這位公爺。終日都是愁眉不展的。臉上沒得血色。兩隻眼也沒得精神。人家看見他
這箇樣。都要躲避的。故此這位公爺出來。街上是不會有人的。李洛阿地方上的人。
對待這位公爺。總算是很欠恭敬。看官要曉得。法國境內。余了皇上。就算是這位公

爺最闊。按輩分論。他還在王上之上。這時候法國王上。是路易第十四。他是路易第十三之子。這位公爺。還是顯理第四之子。公爺既然住在李洛阿堡。總算是替地方上增了許多榮耀。不過公爺爲人。很不招人愛。故此百姓仍並不歡喜他。這位公爺。從前也經過點大事。他從前有許多好朋友。都被他殺了。後來到馬薩林當國。不很講究殺人。公爺也就覺得很無謂。過的日子也很沒趣。每日早上。在河打獵。或是在深林打獵。隨後過河到某處吃飯。天天是這樣的。李洛阿地方的百姓。是看慣的了。這是在堡外過的日子。他在堡裏的日子。過得也是很沒趣的。且說當日他倒騎馬上高坡。他騎的是匹慢走的小馬。鞍子是大紅天鵝絨鋪的。他身上穿的是紅色衣服。身邊兩箇人。一箇穿紫色的。一箇穿綠的。穿紫的在左。算是他的中軍。穿綠的在右。是管打獵的。後頭兩箇侍者。一箇拿了鷹。一箇拿號角。走到離堡尚有二三十步遠。那箇管號的。無精打彩。吹了兩三聲。院子裏有八名護衛兵。原在那裏閒坐。聽見角響。拿了斧子。分列站班。公爺進了堡之後。外邊有幾箇跟來看熱鬧的。看看那幾

隻鳥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。也就散了。堡裏堡外一點響動也沒有。寂寞得可怕。公爺下了馬。一聲不響。走到自己房裏。侍者過來替他換衣裳。他躺在一把椅子上睡覺。睡得很着。那八名護衛兵。算是公事完了。隨便在石橙上起坐。馬夫把馬送到馬房。堡裏堡外。這箇時候。更是寂靜。彷彿是各人到酣睡了。只聽見樹上鳥啼聲。忽然有人笑聲。把睡着的護衛兵驚醒了。這箇笑聲。是從堡裏樓上來的。且說樓上有箇窗子。窗子外有點走廊。廊上擺了好幾盆花。窗子裏是間房子。房中間有張方桌。桌上鋪了花氈。桌子中間擺箇花瓶。瓶上插了些花。桌邊對着坐兩箇少年女子。看這兩箇女子的情形。彷彿是纔從尼姑菴裏走出來的。內中一箇。兩隻手靠着桌子。在那裏寫信。那一箇雙膝跪在椅子上。看寫信。這兩箇女子。又說又笑。把鳥也驚跑了。把護衛兵也驚醒了。那箇跪在椅子上的女子。笑得最響。相貌甚美。年紀約十九歲。兩隻眼睛很活動。紅脣白齒。光豔動人。這箇寫信的女子。聽見那箇笑得太響。很有點責備他的意思。這一箇的眼睛。極其柔媚。雙頰作淡紅色。半被細長銀絲頭髮。

蓋住。年紀很輕。兩手十分細嫩。他聽見同伴大笑。他就聳肩。很柔脆的說道。孟太理。孟太理。你笑得太響。同箇男人一樣。你太吵了。衛兵要留心的。倘若夫人搖鈴。你也聽不見。那一箇女子聽了。一點也不管。還是大笑。說道。路易賽。你說的話。不是心口如一。你曉得的。衛兵纔睡覺。現在放大礮。也驚不醒他們。說到夫人搖鈴。連在橋上的人。都可以聽見的。只要搖鈴。我是一定聽見的。我曉得了。因爲我吵你寫信。你故此不願意。你恐怕我們說說。笑的太利害。你的母親李梅夫人。要上樓來。看我們作什麼。你恐怕他乘我們不備。忽然跑上來。看見你寫信的那張大紙。你看你就攔了。一刻鐘。只在紙上。寫了洛奧爾幾箇字。我的寶貝。你討厭我。也討厭得有理。因爲你往下寫的話。意思是很清楚的。你的母親看見了。自然是生氣的。是不是。我說得對不對。說完又大笑。路易賽被他同伴說得有點難爲情。兩隻手抖抖的。把紙撕了。搓作一團。摔在窗外。孟太理說道。我的小小羔羊。我的小小鴿子。你當真生氣麼。路易賽。你不必生氣。不必害怕。李梅夫人。不會來的。假使他當真上來的話。我的耳朵是利的。

自然會先招呼你。況且寫一封信。給一箇相識十二年的老朋友。也不算有什麼過犯。況且你起頭說的是洛奧爾先生。這是很正經的。怕什麼。路易賽說道。不相干的。我今天不寫了。孟太理說道。你爲什麼當面叫我下不去。來罷。我們再拿一張紙來。好好的寫。噯。噯。搖鈴了。不相干。夫人只好略等一等的了。原來那時候搖鈴。是夫人早粧已完。專候公爵來領去吃早飯。吃過早飯之後。至午後兩點鐘。再相見。當下手鈴一響。院子左邊開了一扇門。有兩箇管事出來。後頭跟着八箇打雜的。拿了大盤。上面擺了許多銀器。內中一箇管事頭。跑去把衛兵推醒了。把斧子交給他。那衛兵起來。拿了兵器。護送早飯到飯廳門外。走過的時候。巡兵舉槍。孟太理同路易賽兩箇人。在窗口看。這種的禮節。他們看過多少趟了。並不算什麼稀奇。看見這班管事打雜。內侍衛兵走過之後。又回去坐下。孟太理說道。今天吃早飯。沒得我伺候。也不算什麼。路易賽說道。你今天不上班。夫人是要罰你的。孟太理道。罰什麼。不過不叫我坐馬車罷了。我也不要坐。跑馬車的路。也並沒修好。那馬車在路上走。一點鐘走

不上五六里路。路又不平。擺來擺去。擺得人怪難受的。出去走什麼路。回來也走什麼路。總在從前瑪理王后所住的窗子前面走過。只要在那裏走過。夫人一定又說道。這箇窗子。離地有四五丈。瑪理王后生過兩箇王子。三箇公主的人。怎麼能穀從窗子逃走。這幾句話。他說過總有一千多遍了。倘若還是這樣罰我。我很願意他天天罰。倒不如在房裏寫信好。路易賽道。你要曉得。我們各人都有該作的事。孟太理道。堡裏的規矩禮節。只有你一箇人不討厭。只有你一箇人覺得快活。其實還你算是夫人身邊陪伴人。我算不了什麼。夫人因爲你的繼父。很喜歡你。你愛來就來。愛去就去。同一箇鳥一樣。你又沒得責任。你一點事也沒有。只有寫封情書。給洛奧爾。就完了。誰知你連情書還不寫。只好讓我來責備你放棄責任。路易賽臉上嚴肅起來。手托住腮。說道。因爲我的運氣好。你要來責備我麼。你現在是入了宮庭。前程是未可限量的。倘若王上大婚。夫人是一定要去的。那箇時候。你就見得着最大的局面。得見着王上。人家都說王上相貌長得極好。待人最客氣。孟太理道。何止這樣。我

還可以看見洛奧爾。他是王爺手下的人。路易賽歎口氣。說道。可憐見的洛奧爾。孟太理道。我的寶貝。你來把信寫完了罷。重新再寫罷。一面說。一面把筆拿來。路易賽寫完了洛奧爾先生幾箇字。停了筆。問道。我往下寫什麼。孟太理道。你心裏想什麼。就寫什麼。路易賽道。你一定曉得我心裏在那裏想麼。孟太理道。你想的是一箇人。路易賽道。孟太理。你看我真是想人麼。孟太理道。路易賽。路易賽。你的藍眼睛。也有大海的藍水一樣深。我去年在布朗地方。見過大海。我說錯了。大海最是難測的。你的眼睛。同天上的藍色一樣深。路易賽道。你既然能看我的眼睛。自然也能看我的心。你看我現在心裏想什麼。孟太理道。我曉得的。你心裏並不要說洛奧爾先生。要說的是我的寶貝洛奧爾。路易賽喊了一聲。孟太理道。這算什麼。你還要臉紅來罷。我們這樣寫罷。於是口裏念道。我的寶貝洛奧爾。你在王爺身邊。遠在巴黎。你要我寫信給你。你在那裏過的日子。一定沒趣。你故常時記念鄉下的朋友。……路易賽微笑。說道。孟太理。不是這樣的。我心裏並不是這樣想。我寫給你罷。於是拿起筆來。

在紙上寫道。你若不是常常着急。要打聽我的消息。我心裏是一定不高興的。我在這裏。時時刻刻都想起。我們從前在一起所過的幾年快樂日子。從此以後。我心裏只能容從前快樂的情景。孟太理越看越有味。拍手喝采道。好極了。這是老實話。又是戀愛的話。說得又動人。好極了。也要給巴黎人曉得。我們李洛阿鄉下人。也能表達我們的意思。達得很透澈的。路易賽道。他曉得的。李洛阿地方。原是我從前的天堂。孟太理道。我正是這箇意思。你說的話。就同仙女一樣。路易賽道。孟太理我還要往下寫。說完。拿起筆來。寫道。洛奧爾。你常說。你很想我。我極感謝。你之想我。亦猶我之想你。我常記得。你我兩人之心。相去極近。孟太理道。我的小羔羊。你要小心。你各處丟的羊毛太多。恐怕有狼來追尋你。路易賽正要答話。忽然聽見有馬蹄聲響。孟太理跑到窗子。說道。這是誰呢。原來是位武官。相貌生得極好。那時路易賽也走到窗子。往外看。喊道。原來就是洛奧爾。說完。臉上略變顏色。倒在椅子上。孟太理道。你的情人真聰明。來得正是時候。路易賽道。你回來罷。孟太理道。他不認得我。我要打

聽他來作什麼。

第二回 洛奧爾送信

再說。孟太理在窗子看見的這位少年。大約有二十五歲年紀。長得很高。穿了武官的號衣。顯出更好看。到了院子中間。一手勒住馬。一手舉帽。衛兵聽見馬蹄響。從夢中驚醒。跳起來。那位武官使手勢。招了一箇人過來。低頭對他說道。我是送信給公爺的。他說話說得又清楚。又響亮。樓上兩箇女子聽得很清楚。那衛兵聽了。說道。巡官。有人送信。衛兵只管這樣說。他原曉得。巡官並不在這裏。原來他在後頭。閒得沒事作。瞪着大眼。看花園。那衛兵赶快說道。巡官大約走去巡查。不在這裏。幸虧總管李梅在這裏。我去告訴他罷。武官聽了。臉上微紅。說道。李梅在這裏麼。衛兵道。你認得他麼。武官道。我認得他。煩你請他赶快替我通報。衛兵道。有緊要事麼。武官點頭。衛兵道。既然這樣。讓我自己去找李梅。於是洛奧爾下了馬。衛兵們正在稱讚他那一匹好馬。第一箇衛兵回來。說道。對不住。請教大名。武官說道。我是波拉治子爵。我

奉康狄王爺之命。來送要信。那衛兵鞠躬。又走進去。洛奧爾還沒把馬拴好。李梅氣喘喘的跑了出來。喊道。波拉治子爵。你到李洛阿來探望我們麼。好極了。夢想不到的。洛奧爾道。我見着你。很高興。李梅道。李梅夫人聽見你來了。一定是非常高興的。現在公爺正吃早飯。你倘若是有要緊事。我只好先去通報。洛奧爾道。這件事不便耽擱。李梅道。既然這樣。只好先去通報。好在公爺今天很高興。你大約來送要緊信。是不是。洛奧爾道。我送的是很要緊的信。李梅道。是好消息麼。洛奧爾道。很好的消息。李梅道。你跟我來罷。洛奧爾一手拿着帽。跟進去。洛奧爾一走之後。樓上兩箇女子。又走到那窗口。兩箇人說話。說得很熱鬧。過了一會。孟太理走了。路易賽躲在花後。往外望。洛奧爾走得不遠。看見許多管事走來走去。聽見杯盤響。聞着酒肉香。知是快到飯廳。走到前廳。看見好幾箇內侍同跟人。有幾箇認得洛奧爾。衆人見了他。都很恭敬。都曉得他剛從巴黎來的。十分周旋。正在周旋之間。衆人忽然不動。原來飯廳裏有箇內侍。正在倒酒給公爺。忽然聽見前廳有穿靴子走路聲。回頭一看。不

小心。把酒倒在桌布上。公爺夫人看見了。說道。你們看看。公爺還不知道。問道。看什麼。李梅趁這箇機會。探進頭來。公爺正叉了一大塊魚。要送到嘴裏去。看見李梅探頭。問道。你爲什麼這箇時候來打攪。李梅道。有一箇送信的。剛打巴黎來。但是公爺正吃早飯。我叫他等一會來見罷。公爺手上的叉子丟下來。喊道。打巴黎來麼。是誰派他來的。李梅道。是王爺派來的。公爺聽了。很詫異。喊道。王爺派來的麼。衆人聽了。也覺得詫異。公爺以爲宮廷裏頭。又不曉得出了什麼祕密事。把吃東西的盤子推開。李梅問道。先叫送信人在外頭稍等麼。公爺夫人看了公爺一眼。公爺會意。說道。叫他進來罷。他叫什麼。李梅道。他是本處人。叫作波拉治子爵。公爺道。請他立刻進來。公爺說過之後。那些伺候的人都走出去。到了前廳。洛奧爾隨李梅進來。公爺裝出溫和樣子來。連頭也不回顧。等送信的人上前。洛奧爾走進來。站在桌子那一頭。直挺挺的。等公爺先開口。公爺坐在那裏。先不響。等人先關門。也不回顧。看關了門沒有。因爲回顧。就失了公爺的架子。只好坐在那裏聽。聽見關了門。擡起頭來。對洛

奧爾說道。我聽說你剛從巴黎來。洛奧爾答道。是的。公爺問道。王上好麼。洛奧爾道。王上聖躬甚好。公爺問道。太后指路易十四之母好麼。洛奧爾道。太后還是咳嗽。近來這一箇月好些。公爺問道。我聽說你是奉王爺之命。送信來的。是不是。洛奧爾道。是的。王爺分付我等回信。洛奧爾見公爺對待他。十分冷淡。不知不覺的。說話的聲音低了。公爺不知道什麼緣故。倒有點驚怕起來。接過信來的時候。臉色都變了。一面拆信。一面兩隻手發抖。掉過頭去讀信。不要人看見他的神色。公爵夫人很留心的看。洛奧爾兩眼往窗外望。公爺微笑說道。好極了。王爺送我極好的消息。夫人。請你看看。因爲桌子太寬。公爺不能伸手。送信給夫人。洛奧爾看見。立刻走過來。接了信。送給公爵夫人。夫人見他如此留心。很歡喜他。公爺問洛奧爾道。信上的話。你大約都知道。了。洛奧爾道。我曉得。原先王爺叫我口傳的。後來纔想到寫信。夫人道。信是寫得甚好。不過我不能讀。公爺道。請你讀給夫人聽。夫人道。請你讀把我聽。洛奧爾讀道。王上快要到邊界上去。王上大婚的事體。已經商量好了。王上出行的時候。派我當

禮儀使。我曉得王上很想到李洛阿來。我請你先預備一切。倘若有不便的話。請你打發波拉治子爵來送回信。我們所走的路。專等你的回信。才能定奪。倘若我們不能在李洛阿歇。我們只好走某路。如此辦法。公爺或者總以爲然。有何條陳。請卽示知。讀完了信。公爵夫人說道。這是好極了。王上來探望我們。公爺回過頭來。對洛奧爾說道。你回去替我謝謝王爺。說我十分感激他。洛奧爾鞠躬。公爺問道。王上幾時可到。洛奧爾道。大約今晚可到。公爺道。既然這樣。他們未身動之先。如何能接着我的回信。洛奧爾道。假使公爺辦不到的話。我奉命先跑回某處。那裏另外有人送信給王爺。公爺道。王上是已經到了奧林斯地方。洛奧爾道。恐怕已經過了。大約此時已經到了蒙城。公爺問道。宮廷的人都隨扈麼。洛奧爾道。是的。公爺道。我才想起來。紅衣大主教好麼。洛奧爾道。我聽說主教身體很好。公爺道。主教兩箇姪女同來麼。洛奧爾道。並不同來。主教要他們向布勒地方去。這是沿羅阿河的右岸走。宮廷的人。是沿河左岸走。公爺問道。難道瑪理曼吉尼。主教姪女名離開宮廷了麼。洛奧爾道。是

的。他一定離開。公爺追想從前宮廷的祕密事。有許多都是他預分的。不禁微笑。說道。子爵。我謝謝你。你此來令我十分高興。我曉得你不便把這句話告訴王爺。我只好自己當面對他說。洛奧爾鞠躬。公爺對夫人使眼色。夫人搖鐘。李梅開門進來。伺候的人都跟了進來。公爺對衆人說道。王上要到我的堡裏來。探望我。我盼望各人盡力預備歡迎。衆人聽了。齊聲喊道。王上萬歲。公爺一輩子聽人喊王上萬歲。聽得煩了。近來有許久聽不見。現在忽然又聽見了這句討厭的話。很有點不耐煩。公爺夫人是看得出來的。立刻站起來。公爺也站起來。那一班伺候的人都走過來。圍住洛奧爾。盤問情形。公爺夫人很不高興。說道。這不是閒談的時候。你們趕快動手辦事。李梅打發那班人散開了。洛奧爾走出前廳。公爺夫人對李梅說道。你要把子爵招呼好。李梅趕快追過來說道。公爺夫人。請你吃點心。你若是願意在這裏住的話。我們有房子。洛奧爾道。李梅。多謝了。你曉得的。我很着急。要去見我的父親德拉費伯爵。李梅道。那是自然的。請你見伯爵的時候。說我替他請安。洛奧爾走出來。在樹

陰下一條小路走。聽見路那一頭。有很柔脆的聲音喊他名字。洛奧爾很詫異。回頭一看。看見一箇黑眼睛美貌女子。一隻手指放在唇邊。拿手招他。這箇女子。洛奧爾却不認得是誰。

第三回 洛奧爾私會路易賽

再說。洛奧爾看見那箇女子招他去。他走上前。說道。那匹馬怎麼樣。那女子道。外面有馬棚。你把馬放在那裏。再到這裏來。洛奧爾道。我就照辦。過了幾分鐘。走回來。看見那箇女子。在一箇樓梯下等他。那箇女子看見洛奧爾有點遲疑。笑問道。你有膽子跟我走麼。洛奧爾不響。跟他上樓梯。上到第三層。上樓梯的時候。黑暗。看不見。洛奧爾兩隻手。左捉右捉。抓着那女子的衣服。有時失脚。那女子伸手扶他。叫他不要響。洛奧爾道。你這樣領我。隨你領我到什麼地方去。我都是願意的。那女子道。你現在又疲倦。又着急。又不放心。你不必着急。我們到了。那女子一面說。一面推開一扇門。日光從房裏的窗子射過來。那箇女子向前走。轉入一間房子。洛奧爾跟進去。才

走進去。就聽見有人喊他名字。回頭一看。離他不過兩三步遠。有一箇青年女子。閉目垂手。有點驚慌。喊他名字的。就是這箇女子。洛奧爾看他滿臉的愛情。雙膝跪在跟前。低聲說道。路易賽。路易賽歎口氣說道。孟太理。孟太理。你爲什麼想出這箇法兒來騙我。孟太理說道。你說我騙你。我怎樣的騙你。路易賽道。你原說是下樓打聽新聞的。爲什麼領了這位先生來。孟太理道。我是沒法。不然。他怎麼能接着你寫給他的信。說完。拿手指桌上一封信。洛奧爾正要去拿信。路易賽走上前。用手把信按住。剛好兩箇人的手。碰在一塊。洛奧爾拿那女子的手。送到自己唇邊。孟太理把信拿來疊好。放在自己懷裏。說道。路易賽。你只管放心。放在我這裏。他不敢來拿。從前某小姐。把信放在懷裏。就是路易第十三。也不敢拿。洛奧爾看見兩箇美貌女子在那裏笑。自己不覺臉紅了。却不想起他還拿住路易賽的手。孟太理說道。路易賽。你現在不怪我把這位武官領上來。這一位也不後悔跟我上樓。不是這樣。你們兩箇人如何見面。閒話少說。路易賽。你要同我引見。路易賽微笑。說道。子爵。這一位就是